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罗曼·罗兰精选集_下

许渊冲◎编选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家
精选书系

罗曼·罗兰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曼·罗兰精选集 / (法)罗曼·罗兰(Rolland, R.)著;许渊冲编选.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1

ISBN 7-5402-1602-6

I. 罗… II. ①罗… 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②贝多芬, L. V. (1770 ~ 1827)-传记 ③莎士比亚, W. (1564 ~ 1616)-
传记 IV. I565.45②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138 号

责任编辑:陈 果

罗曼·罗兰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53 印张 147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0.00 元

目 录

约翰·克里斯托夫	许渊冲译(1)
哥拉·布勒尼翁	许渊冲译(1303)
贝多芬传	陈筱卿译(1509)
米开朗基罗传	陈筱卿译(1567)
罗曼·罗兰生平及创作年表	许渊冲编(1670)

虽然在法国之外崭露头角,但是两个朋友若要改善物质生活,却不是那么快的事。困难的日子总是周而复始地来到,使他们不得不束紧腰带。等到有了钱,他们就吃双份,来弥补饿肚子的损失。但久而久之,这种饥一餐、饱一餐的吃法却是有碍健康的。

目前,他们又碰到了饿死母牛的穷日子。克里斯托夫花了大半夜的工夫,为赫区特改编了一部无聊的乐谱;一直搞到天快亮才上床,正捏紧拳头,蒙头大睡,要捞回浪费掉的时间。奥里维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有一大段路要走,要从巴黎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快到八点钟时,门房上楼送信,拉响了门铃。平时,他拉铃后,就把信件从门底下塞进来。这天早上,他却不断地敲。克里斯托夫没有睡醒,嘀嘀咕咕来开门;也不听门房笑嘻嘻、啰啰嗦嗦地谈到报上一篇文章的事,只是拿过信来,瞧也不瞧,就把门一关,还没关好又上了床,而且睡得更带劲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又给房里的脚步声吵醒了;一看见床脚边有一张陌生的面孔对他行礼如仪,他不得不大吃一惊。原来是个新闻记者,看见房门开着,就毫不客气地进来了。克里斯托夫气得从床上跳了起来:

“你是来干什么的?”

他抓起枕头,向不速之客扔过去,客人赶快躲开,向后退了一步。他们不打不成相识。客人说他是《民族报》的记者,专门来采访克里斯托夫先生,要了解《大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你还没看到吗?”他不等人请求,就自动讲起这篇文章来。

克里斯托夫又躺下了。如果他不是睡得昏昏沉沉的话,本来会把客人赶出门的;但他为了省事,就让客人讲下去。他自己却钻进被子,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他本来会假戏真做,的确睡着的。不料对方抓住机会不放,开始大声念起文章来。从头几行起,克里斯托夫就不得不张开耳朵来听了。文章把克拉夫特先生说成是当

代第一音乐奇才。克里斯托夫也忘了自己在假装睡觉，大为惊讶地赌咒发誓，从床上坐起来说：

“他们是疯了吧！这是怎么搞的？”

记者赶快不阅读了，乘机向他提出了一大串问题，克里斯托夫想也不想，就回答了。他拿起那篇文章来，目瞪口呆地看到自己的相片登在报纸头版；但他还来不及读文章，第二个记者又闯进了他的房间。这一次，克里斯托夫可当真生气了。他勒令他们出去，但是谈何容易，他们不一眼记住室内摆设的家具，墙上挂着的照片，音乐家与众不同的面目，是不会撤退的；于是他又气又笑；衬衣还没扣好，就推着他们的肩膀，把他们一直送出门去，然后赶快把门锁上。

但是这一天，他是怎么说也休想安静的。他梳洗还没有完，又听见有人敲门了，而且敲的方式听来像个熟人。克里斯托夫开门一看，发现面前是第三个陌生人，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干脆拒绝采访了，不料来人却有不容拒绝的理由，因为他就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有什么法子能赶走一个说你是天才的人呢？克里斯托夫虽然不大高兴；也只好硬着头皮听人滔滔不绝的歌颂了。使他惊讶的是，这种声誉怎么会忽然从天而降？是不是头天晚上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演奏了什么杰作？他没有时间来追根问底了。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记者是来把他立刻带到报馆去的，报馆的大老板阿赛纳·伽玛希在等他呢，汽车就在楼下。克里斯托夫还想推辞，但他人老实，推不脱记者的好意邀请，结果只好跟着走了。

十分钟之后，他见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报界大王。这是个结实实、快快活活的矮胖子，大约有五十岁，头大而圆，发短而灰，脸色通红，说话就像发号施令，声音粗重，口气夸张，一阵滔滔不绝，像小溪中的潺潺流水。他“自高自大”，硬挤进了巴黎。他会做生意，会利用人，自私自利，又憨又滑，感情用事，自我中心，把自己的事业夸大为法国的、甚至是人类的事业。他个人的利益，报纸的畅销，和公共福利似乎是一回事，是紧密相连的。他毫不怀疑：损害了他，就是损害法国；为了个人恩怨，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推翻一个政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不宽宏大量。吃饱之后，他也会像别

人一样成为理想主义者，有时会像天父一样，在茫茫尘海中挑出个把可怜虫来显示他无边的权力，使小人物得到大名，使老百姓成为部长，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废立国王。他无所不能。一高兴，他也可以制造天才。

这一天，他刚“制造”了克里斯托夫。

这件事的系铃人却是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奥里维。

奥里维从来不宜扬自己，他最厌恶招摇，躲避新闻记者好像避开瘟神一样，但对朋友却是另一回事。他就像那些温存体贴的母亲，老老实实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守身如玉的妻子，因为浪荡的儿子犯了法，却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去求网开一面。

奥里维为杂志写稿，一接触到评论家或音乐爱好者，他总要谈到克里斯托夫，从来不肯放过机会；过了一些日子，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话有人信。在他周围，他感到大家的好奇心在流动，一种神秘的流言蜚语在文学界和社交界传播。这些流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英国和德国的报纸上报道了克里斯托夫的演出引起的反响吗？回答似乎也不那么肯定。其实这种现象对善于察言观色的巴黎人说来并不稀奇，他们能够闻风知雨，比圣·雅各街的气象台预报的天气还更准确。在这个大城市的神经中枢流动着震颤的电磁波，起伏着无影无踪的名声波，一个潜在的名人接着一个，这种“纱笼”中的空谷传音，这荷马史诗中的藏龙伏虎，到了一个时候，就会出现在一篇吹捧的文章中，使人如雷贯耳，连聋子也会听见这个新人物的名字。有时，雷声反会吓跑新人物最早的、最好的朋友。然而，他的名声却是他们造出来的，他们也该负责。

就是这样，《大日报》的那篇文章，奥里维也有份。他利用了大家对克里斯托夫表示的兴趣，小心在意地泄露了一些消息，来给大家加温。他尽力避免让克里斯托夫和记者直接接触；怕他会得罪人。但在《大日报》的要求下，他巧妙地安排克里斯托夫和一个记者在咖啡店见了面，却不知道这是采访。他越小心在意，大家越好奇，对克里斯托夫越感兴趣。奥里维从来没和新闻界打过交道；他也没有料到他是在开动一架大机器，机器一开，就不再听使唤，

也不会减速了。

他去上课的时候，在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章，不免大失所望。他没有料到这当头一棒。他本以为报纸要收齐材料、了解人物后，才会写文章的。这真是太天真了。报纸费工夫去发现新人物，当然是有利可图，怕别的同行捷足先登，因此一定要抢在前头，不了解人物倒不要紧。受到吹捧的人不会怪报纸的，因为既然有人吹捧，那他总算有知音了。

《大日报》的记者零敲碎打地描述了克里斯托夫受苦受难的荒唐故事，把他说成是德国专制主义的一个牺牲品，一个宣扬自由的使者，因此不得不逃离德意志帝国到法国来避难，因为法国是自由心灵的庇护所——（在这个漂亮的借口之下他大发谬论，宣扬大国沙文主义！）——于是又大肆称赞他的天才，简直压得他出不了气，其实记者对于他的天才并无所知——只知道几支平淡无奇的乐曲，都是克里斯托夫早年在德国的作品，而克里斯托夫恨不得销毁了才好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不了解克里斯托夫的作品，却偏要冒充内行，说自己了解音乐家的用心——其实是他强加于人的。从克里斯托夫或奥里维嘴里听到三言两语，有时甚至是从自命消息灵通的古耶那里听来的，记者却认为足以虚构一个克里斯托夫的形象，把他说成是“共和政体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了。记者还借此机会污蔑法国当代的音乐家，尤其是那些有独特个性，有独创精神，不关心民主的音乐家。只有一两个政治意见和他相同的作曲家幸免其害。可惜他们的音乐作品并不高明。不过这只是小事一桩。再说，他们的吹捧，甚至对克里斯托夫的吹捧，比起他们对别人的批评来，都是无足轻重的。在巴黎读到一篇恭维人的文章，最稳当的读法是先思考一下：

“这是在诽谤谁呢？”

奥里维看报时，脸都羞红了，他心里想：

“这一下我可干了好事！”

他几乎连课都讲不下去了。好不容易脱了身，就赶快跑回去。一听说克里斯托夫同记者走了，他简直难以相信！他等克里斯托夫回来午餐，却没有等到。几个小时过去了，奥里维越等越着急，

他心里想：

“他们会叫他说出多少傻话来啊！”

快到三点钟，克里斯托夫快快活活地回来。他和阿赛纳·伽玛希同吃了午餐，给香槟酒灌得头脑有点昏昏沉沉。他不明白奥里维为什么着急，为什么问他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吃了一餐好的！好久没有这样大吃过了。”

他就讲起菜单来。

“还有酒呢……各色的酒我都喝了。”

奥里维打断他的话，问他有谁共进午餐。

“有谁？……我也说不上。只知道伽玛希。一个胖乎乎、爽爽快快的。还有格劳杜米，就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还有三四个记者，我说不出名字，都是快活的好人，都讨我喜欢，是一流的角色。”

奥里维看来并不相信。克里斯托夫见他不热情，觉得奇怪。

“难道你没有读那篇文章？”

“读了。你呢，你好好看了吗？”

“看了……这就是说，看了一眼。我还没有时间。”

“那你好好读一读吧！”

克里斯托夫才读了头几行，就放声大笑。

他笑得弯了腰。

“呸！”他接着说，“评论家都差不多。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懂。”

他越往下读，就越生气；这太不成话了，简直使他成了笑柄。他们说他是“共和音乐家”，这真没有意思……这种不三不四的话，还是不提算了！……但他们不肯罢休，偏要用他的“共和”艺术来反对前辈大师的“神圣艺术”……（不知道他就是这些大师的心灵哺育成长的）——这实在太过分了……

“该死的东西！他们要把我当傻瓜！……”

再说，干吗要用他来拼命攻击那些有才能的法国音乐家呢？他多多少少还是喜欢他们的——（虽然偏少不偏多）——他们还是懂行的。当之无愧的音乐家。——最坏的是，记者硬说他厌恶他的祖国！……不行，这可叫他受不了……

“我要给他们写信。”克里斯托夫说。

奥里维插嘴了。

“现在不要写！你太激动了。明天，等情绪平稳一点……”

克里斯托夫不肯依。他一有话要说，就迫不及待。他只答应让奥里维先看看信。这不是没有用的。信修改得合适了，主要是更正他对德国的看法，于是他就跑去把信付邮。

“这样，”他回来时说，“坏事总可以减半吧，信明天会见报的。”

奥里维摇摇头，露出了怀疑的神气。然后，他总是很担心地瞧着克里斯托夫的眼睛问道：

“克里斯托夫，午餐的时候，你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话吧？”

“没有。”克里斯托夫笑着说。

“肯定吗？”

“当然，胆小鬼。”

奥里维放了一点心。但克里斯托夫反倒不放心了。他刚刚想起了他随随便便说过的话。说时他满不在乎。他从来没有防人之心，总觉得他们这样亲热，对他这样好！的确，他们对他不错。既然他们帮了他的忙，总是对他有好感的。而克里斯托夫一开心就痛快，而且会感染别人，他一亲热就无拘无束，说起俏皮话来快快活活，他吃得多吃得快，酒下喉咙若无其事，怎能不讨阿赛纳·伽玛希喜欢呢？伽玛希本是个酒肉朋友，粗声大气，土头土脑，满脸通红，瞧不起身体娇弱、不敢大吃大喝、只会碰碰嘴唇的巴黎人。他只在餐桌上评论英雄。他欣赏克里斯托夫。他当场拍板，提出要克里斯托夫把他的《卡冈都亚》拿到歌剧院去上演。（在这些法国大老板看来，艺术的最高峰就是上演《浮士德下地狱》或是贝多芬的九大交响乐）——这个荒唐的想法使克里斯托夫哈哈大笑，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不让伽玛希打电话给歌剧院经理或文化部部长（要是伽玛希的话可信，这些头头对他似乎都是惟命是听的）。——但这个想法却使克里斯托夫回忆起了从前改编《大卫》这部交响诗的咄咄怪事，他一松了口就随便谈起罗孙众议员为了情妇而出场主办的演出。伽玛希一点也不喜欢罗孙，听了很高兴，而克里斯托夫喝了不花钱的酒，又看到花钱的人喜欢听，就越谈越

来劲,越没有顾忌了,听的人可一句话也没有漏掉。只有克里托斯夫一个人离开餐桌后,把话忘个一干二净。现在奥里维一问,他才想了起来。他感到背脊骨都冰凉了。因为不再幻想的人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猜得到会出什么事;这下酒醒之后,他看得更清楚,仿佛事情已经发生:他说漏了嘴的话经过歪曲,发表在揭发隐私的报刊上;他在艺术方面的俏皮话也变成了攻击别人的武器。至于他要求更正的信,他和奥里维知道得一样清楚会有什么下场:反驳一个记者简直是在浪费笔墨;作结论的永远是记者。

事情的经过和克里斯托夫预料的完全一样,一点不差。他说漏了嘴的话登出来了,而他更正的信却没有见报。伽玛希只要人转告他,说他心好,想得周到,但并不把他周到的想法登出来,而只散布那些强加给他的错误意见,于是引来了巴黎报纸的尖刻批评,接着,德国报纸也遥相呼应,愤怒地谴责一个德国艺术家怎能这样不尊重自己的祖国。

克里斯托夫赶快利用另一家报纸的记者采访的机会,自以为得计地声明他爱德国,并且说德国至少是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样自由的。不料采访的记者是保守党报纸的,立刻把他的声明说成是反对共和的。

“越说越来越来劲了!”克里斯托夫说,“啊!我的音乐和政治拉得上什么关系呢?”

“这是我们法国的习惯,”奥里维说,“瞧他们怎样爬在贝多芬背上吵架。有人说他是革命党,有人说他是教会派,有人说是平民党,有人说是王公大人的走狗。”

“啊!贝多芬真该把他们赶走!”

“那好!你也可以一样干呀!”

克里斯托夫也想这样做。但他心太软,而人家对他又客客气气。奥里维让他一个人在家总是不放心。因为老有人来采访;克里斯托夫答应小心也没用,他一开口就收不拢。他想到什么说什么。有时来的是女记者,自称是他的朋友,要他谈谈爱情生活。有些人利用他说别人的坏话。等到奥里维回来,总发现克里斯托夫面有愧色。

“又说什么傻话了？”他问道。

“总是这样。”克里斯托夫不好意思地回答。

“你真是不可救药！”

“我真该坐牢……不过这一回，我发誓，一定是最后一回。”

“对，对，下次也是最后一回……”

第二天，克里斯托夫得意地告诉奥里维。

“又来了一个人，给我赶出门了。”

“不要做过了头，”奥里维说，“对他们要小心在意。这些家伙可厉害……他们叫你防不胜防……他们要报复还不容易！随便你说什么，他们都能挑毛病。”

克里斯托夫用手抹抹额头。

“天哪！”

“还说了什么话？”

“关门的时候，我说……”

“说什么来着？”

“说了一句拿皇帝出气的话。”

“皇帝？”

“不是皇帝，就是皇子皇孙……”

“倒霉鬼！明天又是头版新闻了。”

克里斯托夫哆嗦了。但是第二天他在报上看到的却是对他房间的描写和对他的采访，虽然记者并没有进来，更没有和他谈话。

消息越传越离谱。外国报上传得简直面目全非。法国报上有消息，说克里斯托夫穷得在改编吉他琴谱，英国报纸却说他弹着吉他沿街乞讨。

他读到的并不是好话。相差太远了！只要克里斯托夫有《大日报》捧场，立刻就有其他报纸攻击。报业同行居然发现了他们没有发现的天才，那岂不是叫他们丢面子。非得在他脸上抹黑不可。古耶眼巴巴看着到手的货色给人半路抢去，就写了一篇文章来澄清是非。他亲热地谈到他的老朋友克里斯托夫，说是他引导他的朋友进入巴黎社会的，他当然是一个有才能的音乐家；不过——（他可以这样说，既然他们是朋友嘛）——他受的教育不够，没

有独特的风格，却自以为了不起；如果把他捧得太高，捧到了可笑的地步，那反倒是害了他；其实他需要的是一个有本事、有学问、有眼力、好心好意的严格导师——（这是古耶放大的自画像）——有些音乐家露出苦笑。他们假装根本瞧不起有报纸做后台的艺术家；他们讨厌捧场拍马的人，他们拒绝接受波斯国王的礼物，因为国王没把礼物送给他们。有人贬低克里斯托夫；有人用怜悯来淹没他。有人竟怪到奥里维头上来了——（那都是他的同事）——他们怪他倔强，不屑与他们为伍——说句老实话，与其说他是瞧不起他们，不如说他是喜欢孤独。令他们最不能原谅的，是他把他们当做有一个不多，缺一个不少的人。有几个人甚至说他是为了本身的私利才给《大日报》写文章的。也有人假装为克里斯托夫说话，怪奥里维不该把这个软弱的空想家带到巴黎这个繁华世界的市场上来，因为他没有武装，对付不了生活——而这是指克里斯托夫！所以注定了要遭灭顶之灾的。他们说这个人没有天才，但若顽强工作，命运也许倒会好些，现在对他烧香膜拜，用蹩脚的香烟熏得他疯头癫脑，岂不是毁了他的前途！这真太可惜了！为什么不让他默默无闻，苦苦工作，过一年算一年呢？

奥里维本来可以回答他们：

“你们说得好听。要工作，一定要吃饱。谁给他面包呢？”

不过这话难不倒他们。他们会自命清高地答道：

“这是小事。人总是要吃苦的。”

当然，只有吃饱了的上流人才会提出这种淡泊的理论。有一个不懂事的人去求一个百万富翁资助一个穷得要死的艺术家，富翁反驳说：

“音乐家饿得要死，不是照样出了个莫扎特吗？”

如果奥里维对他们说莫扎特的要求不高，不过是要生活而已，而克里斯托夫却是一定要活下去的，那他们一定会认为奥里维真不识趣。

克里斯托夫对这种吃饱了肚子，说长道短的人厌烦透了。他想他们会不会一直说下去。——还好过了两个星期，事情就算完

了。报纸不再谈他。不过他已经出了名。人家提到他的名字，不再说他是：

“《大卫》或《卡冈都亚》的作者？”

而是说：

“啊！对的，《大日报》上登过的人！……”

他成了名人了。

奥里维一看见克里斯托夫收到这么多的信，而他自己也沾光收到不少，就知道他的名声多大；歌剧剧本的作者，音乐会的承办人，都来拉生意，最新的朋友往往是最初的冤家对头，现在来拉关系，还有社交界仕女的请帖。报纸也来征询他的意见：关于法国人口减少的问题，关于理想派的艺术，关于女人的胸衣，关于脱衣舞等等——还问他是不是相信德国正在衰退，音乐已经走上末路，等等。他们两个人看了一起大笑。但笑归笑，克里斯托夫这个粗人居然接受赴宴的邀请了！奥里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也去？”他说。

“我也去。为什么不？”克里斯托夫发牢骚似地回答，“你以为只有你能去看漂亮的太太？该轮到我了，小伙计！我要去玩玩！”

“去玩玩？我可怜的老朋友！”

事实上，克里斯托夫在家里关得太久了，忽然起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要出去走走。再说，尝尝新得到名声的滋味，自然也会感到快活。但他一去参加晚会，又觉得无聊透顶，发现场面上的人都是傻瓜。等他回来之后，偏又逞强好胜，要对奥里维说晚会好。他去看人，但一家从来不去两回；他找些离奇的借口，说时满不在乎，只要不再去就行。奥里维也觉得他不成话，克里斯托夫却哈哈大笑。他去“纱笼”不是为了提高声望，而是为了充实自己生活的储备，他把人家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形形色色的声音和面貌，都存放在他的博物馆里，因为一个画家总得定期更新自己的调色板。音乐家不能只吸收音乐的营养。一句话的声调，一个动作的节奏，一张笑脸的和谐，比一个同行的交响乐更能启发他的音乐感。可惜“纱笼”里的面目和心灵的交响乐，和他同行的音乐一样平淡乏味，缺少变化。各人都有自己的老套，已经都僵化了。一个漂亮女

人的微笑，装模作样的姿态，都和巴黎的曲调一样呆板。男人比女人更没有趣味。在意志消沉的影响下，旺盛的精力衰退了，独特的性格软化了，消失了，速度快得惊人。克里斯托夫在艺术家当中碰到的行尸走肉，简直多得不胜枚举：有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精力充沛，才华横溢，但给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听惯了讨好的话，几乎要窒息了，却还自以为得计，正在蒙头大睡。二十年后他会怎么样呢？那只消看看“纱笼”另外一个角落里老态龙钟的大师就够了，他功成名就，是各家学院的院士，已经登上了顶峰，看来似乎不再担惊受怕，用钱也不必精打细算了，但他却见人就卑躬屈膝，害怕舆论、权势、报纸，不敢说心里话，其实心里已经不再思想，人也不再存在，就像一头驴子在炫耀自己的骨头架子一样。

在这些曾经伟大或可能伟大的艺术家和才子背后，可以肯定有一个女人在折磨他们。不管她们傻不傻，爱他们还是爱自己，她们都很危险；女人越好，危险越大：因为她们一定会用不适当的感情来毁掉艺术家，她们好心好意地要天才成为家庭妇男，降低水平，修剪枝叶，耙平刮净，浓妆艳抹，一直等到天才适合她们的口味，和她们一起虚荣、庸俗，并且和她们圈子里的人一样平凡，才肯善罢甘休。

虽然克里斯托夫只是这个圈子里的过客，也看到危险了。不止一个女人要把他拉进“纱笼”，服侍她们；对勾魂摄魄的微笑，克里斯托夫也不能完全不上钩。好在他还清醒，看见现代女妖周围的人都改头换面了，他才逃脱了危险。他并不想做美女喂养的火鸡。假如追求他的女人少些，危险反而更大。现在大家都相信他们中间有个天才，按照惯例，他们就拼命要消灭他。这些人只有一个念头：见花就摘，插进瓶里——见鸟就捉，关进笼中——见人自由，就奴化他。

克里斯托夫有一阵子心烦意乱，但等到心一定，立刻就打发他们滚开。

命运总是和人开玩笑的。对于满不在乎的人，命运偏偏网开一面，让他通过；对于小心在意、提心吊胆、心中有数的人，反倒不让他漏网。因此，落入巴黎陷阱的不是克里斯托夫，而是奥里维。

他沾了朋友的光：克里斯托夫的名声光芒四射，也落到了他身上。他现在比以前出名了，并不是因为六年来他写了多少文章，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克里斯托夫。因此，人家邀请克里斯托夫，同时也邀请他；于是他就陪着朋友，好心好意地怕他出事。大约是他太专心为朋友了，结果反而没有顾到自己。爱情的风吹过他的身上，就把他吹走了。

这是一个金发女郎，苗条可爱，柔软的秀发像波浪起伏似地围着狭窄而纯净的额头，细长的眉毛，稍厚的眼皮，青莲色的眼睛，小巧的鼻子，灵敏的鼻孔，略微内倾的太阳穴，调皮的下巴，俏皮的嘴令人垂涎，嘴角向上开，巴马派画家笔下山林女神的纯洁微笑。她的脖子细长，身材窈窕，年轻的脸看起来很快活，却隐藏着心事，觉醒了青春令人心意缭乱的神秘感笼罩着她。——她的名字是雅克琳·朗洁。

她还不到二十岁。家庭信天主教，有钱有地位，思想开放。父亲是个才华出众的工程师，有创造性，能解决疑难，能接受新思想，他的财产来自工作、政治关系和他的婚姻。是爱情的婚姻，也是金钱的婚姻——（在这些人看来，金钱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爱情的结合）——妻子是巴黎财政界的典型美人。即使爱情不再存在，金钱却是长存的。何况双方都保留了爱情的火花，因为当初的感情还是炽热的，但是他们对于忠实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各人做各人的事，寻自己的欢：他们互相了解，像两个自私的伙伴，无所顾忌，却又小心在意。

女儿是他们之间的联系，两个人默默地互相竞争，爱她惟恐落后。双方都在女儿身上看见了自己，连她的缺点也是可爱的，天真的童年使缺点也理想化了；于是他们明争暗夺。孩子不会感觉不到，小生命坦率得很巧妙，她总以为宇宙是围着她转的，所以她要占尽便宜。她让父母抬扛，为得到她的感情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她很任性，即使遭到一方的拒绝，她也肯定会得到另一方的称赞，因为双方都怕疏远了她。她就是这样娇惯过了头；幸亏她的天性不坏——只有一般孩子自私的通病，但太有钱又太得宠的孩子，自私也不正常，因为他们的欲望从来没有得不到满足的。

朗洁夫妇虽然疼爱女儿,但并不肯为她做出牺牲,不肯使自己觉得不方便。他们多半让她一个人度过白天。她要胡思乱想,时间可多的是。由于早熟,父母在她面前说话又无顾虑,所以她懂事早,六岁的时候就会对布娃娃讲恋爱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有丈夫、妻子、情人。她讲故事没有不正当的念头,这是不消说的。等到有一天,她在话里听出了感情的影子,她就不再对布娃娃,而是对自己讲了。她有一些天真的欲望,听起来就像遥远的钟声一样无影无踪,仿佛远在天边。有时,风中传来一阵欲望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觉得声音笼罩着你,使你觉得脸红,气都喘不过来,又是害怕,又是欢喜。你什么也不懂。然后,欲望的声音又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片听不清的嗡嗡声,朦朦胧胧的回音,在蔚蓝的天空中越来越淡了。只知道声音是从那边来的,在山的那一边,一定要到那边去,要尽可能地快。幸福就在那一边。啊!只要到了那边就好了!……

在到达之前,她对那边作了离奇的猜想。对一个小姑娘的智力说来,猜测真是一件大事。她有一个同年龄的女朋友,西蒙娜·亚当,两个人在一起谈这些正经的大题目。各人根据十二岁的经验和了解,根据听到的谈话和偷看的书籍来猜。两个小姑娘踮起脚尖,拼命踏上古老城墙的砖头,想要越过城墙看到她们的未来。但她们是白费劲,自以为从墙缝中看到了什么,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她们既单纯,又调皮,但有诗意,混杂着巴黎人爱嘲笑的脾气。她们说话过头而不自知,往往小题大做。雅克琳到处乱钻,没有人管,一头栽进了父亲的书里。幸亏她有小姑娘的纯洁而天真的本能做保护伞,没有受到污染,立刻把书丢开,从不好的伙伴中走了出去,就像一只小猫走过一摊脏水——身上并没有溅上污泥。

小说对她没有什么吸引力:描写得太精确,太枯燥了。使她心跳,既感动又充满希望的,是诗人的作品,当然,是谈情说爱的诗。这些诗人比较接近小姑娘的心态。他们不观察事物,而是想像,通过欲望和悔恨的三棱镜来想像,就像她从墙缝中偷看一样。但他们知道的东西多得多,凡是该知道的,他们无所不知,不过他们用温和的、神秘的字眼把知识包装起来,一定要极端小心地拆开包装